

那刻劃在腦海中的月形石柱

文·洪佳辰

我現在努力的回憶著這一切，就像是人生最奇妙的一趟旅程，回想出發前的夜晚，仍舊在煩憂著我的漢人期末報告，但我依舊是進入夢鄉，所以承載著報告的壓力，上了開往臺東的火車。一路上浩浩蕩蕩，穿過一座又一座的山洞，走過山川越過溪流，油菜花田與山巒交疊，鋪成前往臺東之徑。一出車站，我拖著我的巨無霸行李箱走過長廊、越過鳥屎涵洞，再走到考古棚架，真的來到卑南遺址。

第一天到達第四組的坑，心中只有無奈和抱怨，為何我們的草這麼高？又為甚麼土會這麼的硬？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學徒真的完全不熟悉田野工作，幸好有天賜學長不斷的包容、阿凱大哥不斷的叮嚀，讓我們開始學會除草、整地、使用工具，甚至是修牆等等。讓我們第四組的坑，從第七層時出現了一些類似結構的岩石，那第一片小碎陶出土的感動，到無限大雞腿陶把，好像只是剛剛發生的事情，但我始終無法忘記我發現了馬鞍型石刀時，心中的那份激情與感動，我想這就是考古工作最迷人的地方，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接下來會面臨到甚麼挑戰，也不知道這些遺址中又藏的哪些瑰寶，那就只有繼續向下發掘吧，就像是考古學界也在繼續向前邁進！

月形石柱已經刻劃在我的腦海中，如果臺北的地標是101，那麼在臺東有屬於我們的聖山-都蘭，每天從康樂到臺東，這是一段不遠的旅途，而日日出現的列車與文物，卻讓我們驚喜不斷，我們這群都市小孩，可能再也不可能經歷這麼簡單的生活。謝謝有貝與史前館，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；也謝謝靜文助教每天無微不至的呵護，以及長庚學長每天的鼓勵，更謝謝考古田野的大家，不管以後大家各奔西東，但每當回憶起這刻，就好像時空從來沒有改變過，一切都歷歷在目。

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學生）